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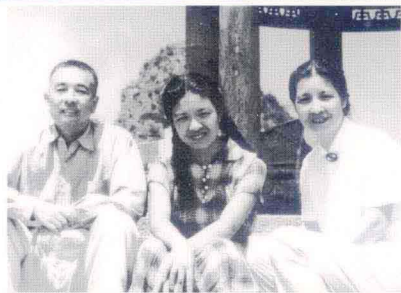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丛书 顾骥 主编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

讲述《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背后的故事
带我们走进陶铸与曾志的亲情世界
重温那段历史和那一代人的情怀

陶斯亮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一封终于 发出的信

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

陶斯亮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 / 陶斯亮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5154-0254-3

I. ①一… II. ①陶… III. ①陶铸(1908~1969)—生平事迹
②曾志(1911~1998)—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429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姚洁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9 幅 9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讲述《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背后的故事
带我们走进陶铸与曾志的亲情世界
重温那段历史和那一代人的情怀

序

顾 骧

我结识斯亮是先睹其文，再闻其声，后见其人。那一首《荒原夜祭》，对亲人生离死别的哀痛，感人至深，无法不使人泣下多，青衫湿。救平内乱，经历了大动乱、大劫难出现的“伤痕文学”，实际上是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先锋文学。像钱江秋潮，奔涌而来。“忆悼散文”是其中最早一支，是散文复苏的序幕。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悼亡者，批四凶，奠英雄，怀故人，这是全民族长期压抑、沉默、彻悟后的情感大爆发，大宣泄。这些散文诉真情，去虚饰，不雕凿，有力地召唤散文中的真情实感，摒弃“瞒和骗”，令人耳目一新。在这一类散文中的佼佼者，已经跃过政治层面，进入审美层面，执着追求鲜明个人性和醇美人性，激活了“五四散文”的心。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是忆悼散文名篇，也是“五四散文”的人和心潜入当代散文的先声。斯亮写出的《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道出她与“杨叔叔”之间的朴素、纯真、善良的人性之爱的感情，荡涤人魂。

回忆录、史传之类纪实性文字，真实是它的生命。在我国历来有着正负两种传统。既有太史公的“不虚美，不隐恶”的正传

统，也有着儒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负传统。斯亮的书，写双亲真挚朴实，亲切自然。文品出自人品。她曾有着“红色公主”之称，但她只认为她是一名拿听诊器的内科大夫、悬壶济世的医生，低调为人，内心平和。难以从她身上找到令人侧目的“红二代”、“太子党”的种种陋习。后来虽然做了“官”，但登龙乏术，无袖可舞，如此而已。略说一点，斯亮曾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上千份提案中，我在网上发现她有一份极有价值和重大意义的提案——选择某些中小城市进行公民直选的试验。这是一份政改提案，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痼疾，自由、民主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提案有理论深意焉。

斯亮书成，嘱余作序，略陈读后点滴所得，遵命为文，就教于斯亮并海内方家，时在癸巳初春。

目 录

松树的风格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 2

陶铸最后的岁月 · 21

合肥行 · 51

竹庄草青青 · 56

陶铸与孩子 · 62

淡定的秋色

陪床记事 · 70

曾志的最后时刻 · 91

致母亲 · 98

思绪如柳 · 103

曾志与夏明震 · 110

永远的怀念

我与干爸爸王鹤寿 · 118

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 · 125

淡定的秋色 · 139

姥姥 · 150

战士 · 女人 · 信徒 · 166

后记 · 174

松树的风格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陶铸最后的岁月



合肥行



竹庄草青青



陶铸与孩子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九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您只是躯体离开了我们，您的精神却一直紧紧地结合在我的生命中。您过去常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父女，现在我们依然如此。爸爸呀！你我虽然隔着两个世界，永无再见面的那一天，但我却刻骨铭心，昼夜思念，与您从未有片刻分离……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是“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这么一条硬铮铮的汉子，是如何咽下最后的一口气；同样，您也想象不到在您印象中如此脆弱的女儿，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67年1月4日，半夜里有

^{*} 此文最早发表于1978年12月10日、11日《人民日报》。文章刊出后，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安徽省委马上发来电报，告知陶铸的骨灰已经找到。次日，空军派专机送陶斯亮一家去合肥接陶铸骨灰。

几个同学猛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上面印着江青、陈伯达等人1月4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讲话，说您“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要“发动群众”把您“揪出来”。记得1966年11月我离开北京回上海时，妈妈曾对我说：爸爸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谨慎……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一般的叮咛，没有在意。可是，现在竟然真的大祸临头。同学们劝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是妈妈接的。她讲：“情况就是这样，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也不知道，他当时还在接见群众组织的代表呢！”听了妈妈的话，我惊奇极了，也伤心极了。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这难道光明磊落吗？可怜的父亲，在您被抛出来的最后一瞬间还被蒙在鼓里，成了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局的无辜牺牲者。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党也没有做过任何决议，以后也没有追发过任何补充文件，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

许多朦胧的往事一下子涌到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告诉我：“亮亮，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搬出钓鱼台吗？那是因为你爸爸到中央工作后，江青他们想拉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带头向小平同志发难，被你爸爸拒绝了。”“亮亮，因为保一些干部，你爸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很厉害，听说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这样下去可要吃亏的。”“亮亮，你该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让就退让点吧！”这些叔叔、阿姨的劝告当然都是一片好心，可我知道：违心的事爸爸是不会干的。当时，我虽然摸不清政治斗争的深浅，可心里一直为您不安，我

万万没有想到大难临头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打得头晕目眩……

8月，我们想尽了办法才得到允许去北京看您。那时，您和病中的妈妈被软禁在“卍字廊”的住所里。一路上，我不停地设想即将相逢的情景，当我兴冲冲而又心神不安地走进家门时，一眼就看到出来接我的您，您像孩子一样的高兴，但我却愣住了：一个声音嘶哑、头发花白、驼背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这哪像我那生龙活虎的爸爸呀！爸，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您怎么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酸地仔细看着您：深感内疚的痛苦，茫然不解的思索，强捺着心里的愤怒，都汇集在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但您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看着您，我心酸，我心痛。我怕您看出我的悲痛，就假装着去洗脸，可是任凭怎样擦，也擦不尽刷刷下落的泪水；怎么忍，也忍不住喉头的哽咽。过了一会儿，妈妈进来找我，轻轻地对我说：“亮亮，你要坚强些，父亲和我都不喜欢你这样子。”爸爸，从那时起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可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在“卍字廊”的一个月，是我与您相处的最后一段日子，如果当时能知道这点，我一定会千倍万倍地珍惜它。当时，您已完全丧失了自由，饮食起居都有专人监视，您除了被带去看大字报外，只有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风。您是个从不停息的人，可现在却硬是被关在笼子里，外面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正在冲击着整个中国，您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担忧呢？江青一伙虽然使您身陷囹圄，但他们何曾有一时能囚住您那颗为国为民的心！您有在思索时踱步的习惯，我记得，那时您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您经常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这样急促地走着，走着……虽然您从来没向我流露过一句内心的愤懑和焦灼，可我从那急促沉重的脚步声却

听到了您热血沸腾。您当时的情景真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爸爸，您可知道，从此我就不爱去动物园了，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逗弄铁笼里的老虎时，立刻就想到您，一种触动隐伤的痛苦常常催我泪下……

我还记得，您多么珍惜那短短的放风。您经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四周池水里的荷花，对我说：“亮亮，你要好好记住它。你看它出污泥而不染，光明磊落，象征了一种崇高的品德。”直到今日，我眼前还时时清晰地浮现您当日目视荷花的那种专心致志的样子。爸爸，从此我也爱上了荷花，因为我知道，您是在用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操和志向啊！

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贞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阉党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如何不畏权贵，抨击时弊，在被贬外逐时，还念念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您意味深长地给我讲李贺的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咽。”您说：“亮亮，你领会到了吗？李贺在这里寄喻了自己在困厄时的苦闷心情和他不甘在伤感中消沉的决心。”爸爸，您在这里借李贺的诗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您是多么渴望着鸡鸣天亮啊！尽管在监禁中您也不悲戚伤感，仍然壮怀激烈地向往着“凌云”的心事。我听着，听着，我的整个身心都融会在您的思想感情中。爸爸，您可知道，您的气质使软弱的女儿也因此坚强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您当日的这些囚训，也就领悟得越来越深，到后来简直是刻骨铭心了。

妈妈经常为您担心。记得，有次她劝您：“人家已经批判你

搞封资修，现在，你何苦还说这些！”您听后，气愤地说：“哼，我就是因为不会给他们叩头下跪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以后，我就还要凭着这点骨气活下去。”11年过去了，您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每当我在困苦挫折中稍存气馁和懈怠时，我的耳边就会立刻回响起您的这段话。这是陶铸的女儿，我也要有爸爸的骨气。

为了把您搞臭，江青等人无中生有地在社会上散布您是叛徒，然后又伪造民意，加害于您。那时，我单纯得像一泓清水，当我初次听到您是“叛徒”的流言时，我的心僵硬了。半年来，出自江青之口对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诬陷，我都嗤之以鼻。我从小在您的教育下长大，您是怎样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拼命地工作，我十分清楚。他们诬陷您反毛主席，可我看到的却是您每当谈到毛主席时的那种肃然起敬的景仰和深情。我从小就听您的教诲，我身上所有的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大都是从您那儿得来的，我怎么能怀疑您？我又怎么能怀疑自己？可说您是叛徒，我的心就乱了，虽然我脑海里装的都是过去那些叔叔、阿姨讲给我听的关于您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可这终究是听说呀，难道连叛徒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编造吗？有一次，趁监管的人不注意，我怀疑地质问您：“您出卖过同志吗？”听了我突然而来的质问，您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恼火，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把自己的热血全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这件事我记得太清楚了，您当时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伤害和委屈的人才会有有的。今天，写到这里，您写的那首诗又字字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狱中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

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
我欲问天何瓛瓛，漫凭热泪哭施罗。^①

您这首诗其实我很小就读过，可那时不甚懂得它的价值，因此，日子一长也就慢慢忘记了。就在那次谈话过后不久，您再次把这首 1935 年在狱中写的咏志诗抄录给我。您当时的神态是那样严肃、坦然，眉宇间的凛然正气使我仅有的一丝疑问烟消云散了，我为有您这样一个经过铁窗考验的爸爸自豪。但同时，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我奇怪为什么在我们党内会有这么大的冤案？当时，您也和我一样困惑不解，我们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解开这个谜！现

1937年9月26日陶铸（前排左一）出狱之日留念



① 施罗指邓中夏、罗登贤两同志。

在，谜底揭晓了，诬害您的是江青之流，可是爸爸，您却长眠地下，抱恨千古了……

爸爸，您还记得江青他们策划的那次批判会吗？那是一个炎热的8月天，突然有一群彪形大汉闯进来，说是要开批斗会，二话没讲就把您押走了。妈妈正患病，可是这伙人仍然硬拖着妈妈去陪斗。你们走了，屋里是死样的沉寂，空荡荡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闷脚步声陪着我在屋里发愣。我实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妈妈，又怕惹出麻烦被赶出去。正当我踌躇不决时，有个看守偷偷地进来同情地对我说：“您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没关系的。”爸，至今我还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这位同志，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沉默的人民和民心。

我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悲愤地看着。当时，他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在那里拍摄电影，准备在全国放映。您和妈妈站在台前，那些人吼着，叫着，让你们低头认罪、背诵语录，而你们是这样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对待不明真相的人的辱骂和围攻……对于这种人格的侮辱和摧残，我实在看不下去，不等结束就先回去了。我给您和妈妈准备热水，等你们回来好烫烫站肿了的脚……

批斗会结束后，十几个人押着您回来。您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我端着盆走过去，忽然看到您的额头上有个大包，我扑上去想帮您揉揉，可您一把将我推开，愤怒地说：“别管它，让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和他们拼了！”面对您的盛怒，那些人不知所措，而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写到这里，啊，爸爸！好像您又怒容满面地站在我的眼前……

爸，我记得这段时间里，您也有过两次极大的喜悦。一次是您被带出去看大字报回来，高兴地对妈妈和我说，刚才见到了陈

毅同志，尽管周围监视的人很多，但陈伯伯还是意味深长地向您点头致意，从陈伯伯的亲切目光中，您看到了党和同志的信任。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得到同志的信任更使您感到幸福的？当时，有许多老同志都很同情您的遭遇，他们常常冒着被牵连的危险，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对您的关切。有一次，我碰到了康（克清）妈妈，她悄悄地把我叫到身边，询问您和妈妈的情况，分手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劝爸爸、妈妈相信党、相信群众，要坚强地活下去。当我偷偷把这些话告诉您时，您微笑了。此后，每当我看到您在沉思时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就知道，您又在重温同志的信任和爱，用它给自己的信仰淬火加钢……

1960年，陶铸一家在广州与朱德、康克清合影，左起分别为康克清、陶斯亮、朱德、陶铸、曾志。

